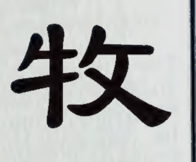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卷之三十七目

詞見下

錢若水　薛須三見

薛奎三見　張詠十一見

孔道輔二見　謝絳

任中正　盛公度

范仲淹　侯叔獻

王化基二見　程顥七見

蘇軾六見　范純祖二見

鄭俠　陳忠肅公

翟汝文　黃震三見

孫伯純　葉顒

林霆　季本二見

唐錦　江潮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錢宣靖公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與、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孰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能也、

錄事訴之以受賄而不爲動、人所不能也、

密訪而得女奴、人所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而不使恩出於已、人所不能也、當民之翹謝而不得入、人所能也、知州欲爲奏功、而慮罹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者、是眞寔語、其有借此爲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爲急流勇退之人、其夙根素濬可知、卒之擲莅使相、以風朝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還知潁州、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止令人感服、非大器局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

四至而應、

薛簡肅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洶洶簡肅之略不取視最妙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熙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興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識力俱到乃能定訛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兗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詘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兗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乃以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坌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嘗三書蝗，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奬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后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賢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

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時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斂之役勿杞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興嘉休不至是靈意滿躝而聖言罔或欸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褎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刑詰判流內銓覈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爲差[illegible]知[illegible]州修復召信臣六堰甃水灌田未幾而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効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爲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狗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度騄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爲詩謝之，度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詰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

能為薪進發此箴規纔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

朋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倦遊治圃、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爲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强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數日巡檢登以我爲負約邪、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擒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赴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其謝平昔奬進令復為吏得文字相樂意甚不答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為參知首以詠薦人問故答曰詠才不忠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以王公眞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才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顥甚厚初

卞嘗謂懷素道術通人、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顥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顥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詔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眞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顥、竟以尋求無跡而止、非

顯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爲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假用、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鄙薄益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費二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
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
察屬國之儀、乃以尊朝廷之禮、而措置更
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木
石磚甓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
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
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

乃與百縣均賦、爲若置此、使之奉常用乎、琦是其對、

范公雖爲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爲國家備久遠之長計、

鄭俠

鄭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辟方行新法、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歷

歷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爲檢討、俠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授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沙霾曀、扶攜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疏奏，請閤門，不納，乃矯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爲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萬里外乎，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奸切齒遂以符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俠又取唐魏徵姚崇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爲誹謗乃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但徙英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拒相君之諭荆公引俠托言裝才知己之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

何志不可自俠。○能使人主覺悟而通夕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格。

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辟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纔今到明，逆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遺前官，聞所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原缺

賑之莫若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寔為長便也黃公置田以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能為之特其數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孫伯純知海州、曰、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簳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抵、孫謂之曰、弩樁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至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者、何能辦此、

葉顒

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克賦、補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授顒、顒曰、仕途發軔、如造屋楹、楹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豎立、

林霆

林霆爲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鐵、不能鑄此一錯

李本

李本初仕爲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係、設因科場事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爲御史、謫揭陽、稍遷弋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爲言、國家於人臣、錫與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靳于周公乎桂公為之憮然本貿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謫而卒以讒罷

以事勢之緩急揆違命之重輕眞為識體之言奎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為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滁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圮拔隸貿萊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貢曾河行非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

四巡撫議、錄上記、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開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

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蹕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潮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　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潮至，輙爲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潮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玆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即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

矣、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孫叔敖

董安于二見　汲黯

薛宣三見　黃霸三見

朱博三見　楊仁

辛彥之　岑熙

張𩔳　王承二見

黃香　傅𤜱

阮籍　劉棪

陸慧曉　連庶

謝方明　李孝壽

崔羣　高智周

郎餘令　源乾曜

李孝基　杜衍四見

張子奭　王會二見

宋庠　趙抃四見

歐陽修二見　陳堯佐四見

曾子固　　田況

許將　　楊察

王佐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淶

牧律卷之三十八　崇體

明山陰祁承㸁輯

公儀休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得爲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爲察小、

孫叔敖

孫叔敖爲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敖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敖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敖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爲政者所當書紳、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或閉閤
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主爵都
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甞尊
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
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
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陰求其罪臧且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
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
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
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
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
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臧罪皆應記而宣
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
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
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

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公兩告，詞旨溫然，雖巽與法不同施，然皆得以上告下之體，兩令卒俛首而無怨言，廼知肅吏貴在得體，

黃霸

黃霸爲揚州刺史、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黃次公以明察稱、而御下平恕乃爾、治道去其泰甚一語、是古今政譜、

朱博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

從事敬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淺之視博者以爲少年手裁而要以執簡御煩居上臨下刺史之體具是矣

楊仁

楊仁仕郡爲功曹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衞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

四十强仕未五十不應舊科古人之常誼

如此、

辛彥之

辛彥之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玩珍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先是彥之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人臣事君惟是守禮爲兢兢珍玩豈事君之禮彥之供祭之貢亦以體示人也

岑熈

岑熈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此與廣漢汝南東陽之政相似使一郡無

爲而化則東郡更爲執簡御煩、

張酺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惟實只貴寵賊能數以正法、則旣敗之後、自能爲朝廷持惇厚之體、

王承

王承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河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世之借鞭撻以立威名、皆是胷中有欲故耳、安期惟清虛寡欲、所以政能清靜、

黃香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獲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

助官廩、

循吏軌度、

傅獩

傅獩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數語是千古循良眞譜、○物不凝滯四字

爲政者更當深味、

阮籍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淸簡、旬日而還、

旬日而政令輒已淸肅、其狂不可及、

劉惔

劉眞長惔在郡、爲政淸整、門無雜賓、將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下之舉正、寢而不問可也、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此道安在、要當更有一著、方不至吏道弊而民受其害、

陸慧曉

陸慧曉為南豫州長史、時廬陵王子卿為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

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慧曉自不出晉人清言之習，然靜則不擾，儉則不煩，自是至理，寧獨治郡，爲國亦若斯矣。○帝既知慧曉爲天下第一人，何不直任以刺史，而故以輔瘝瘵乎，此意不可解。○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知此一語，便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矣。

連庶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民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

王府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世尚有典[illegible]也墨因是得傳

連庶之見借古寓意

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歷官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家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

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戸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凌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濶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方明之治郡如御車轉轂旦暮千里而無

一毫易轍改途之勞，故是良守若遺固一事，未便爲方明生平佳政，已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即漸變亦使無跡可尋，此意不可不深爲理會，

李孝壽

李孝壽爲開封府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截斷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具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戲取牒效孝

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請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此僕持主判請府便足知其黠悍法自應罪非獨以主僕之分應然

崔羣

崔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徧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如此公之識體，可爲觸忌喜怒者法。

高智周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

物淸……

所入均分之，教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分俸惠僚，行部急士，以敦厚之念爲崇體

郞餘令

郞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

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倡按問果得詐狀、

長史鄙而無識、故録事不得不一提醒、

源乾曜

源乾曜爲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内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職、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不但爲下民、亦所以成主德、

李孝基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此治劇兩字丹也、

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爲縣令者、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

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次爲朝廷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史、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毀方瓦合、不可爲訓、然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此中大有分別、愼毋以正獻之

言、爲作縣譜也

張子奭

張子奭以校書郎出守外郡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與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不啻千人令將先事除之何如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子奭之處法，固動合古人，而沂公在政事，於一令之無良，留心若此，前賢安可及也，

王沂公

王沂公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弭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惟沂公之代陳，乃可爾爾，不然，恐便至因循廢事，

宋庠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槖有不稅物庠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此與李孝壽之意同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已者守得以善罷及為虔州守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捐，欣然過家上塚而去，任丞
御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
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
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
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當
具舟載之至者，皆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
者相繼於道，

公之治虔，既持大體，復勤細事，良守兼材，

吾必以公為法、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修、歷典大郡、以靜鎮為本、明不及察、覺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陽二州、復立生祠、

能知察之明非明、縱之寬非寬、自可以靜鎮而理

陳堯佐

陳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

千里、民俗僻陋、堯佐到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鰐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鰐之患、以文投溪中、而鰐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之、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修廟作祠、正緣僻陋、不得不先借此爲教化之倡、如惡溪捕鰐、則太爲步趨昌黎矣、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

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輩小則罰典史大則并刻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歷典數州其大體務在去民疾苦急懲盜而寬貧務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此良二千石與賢邑宰相與以有成者也

今當道之檄符如火、而州縣之氷閣自如、上與下皆未能以體相成如子固者耳、○爲民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此言最可思、獨不觀良農之力田乎、莨莠不除、則嘉禾不茂、司牧者念之、

田況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政、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以爲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

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
悉罔不備舉、京師以況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
燭、

兼四公之長以爲和易、乃眞和易也、

許將

許將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畧稱、時同官曹
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
元當廳下轎、許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
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

白之、不許、竚立曹良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退、將祭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著耳、都監皇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

許元冲以嚴肅爲持體、其立朝之風槩可想、

楊察

楊察入爲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衆知畏服、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摭拾瑕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時名臣、

居官識體之人、立朝自然謇諤、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與倉卒遯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

一宣子之可法不在察奸而在持體

張錫

張錫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族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治此三者則民恬而政清矣

魏觀

魏觀出知蘇州府既莅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

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修養老之典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又餉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首勤風教禮讓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為天下最

戎事倥偬之際乃能從容禮教事事得體政識先務此公有焉

楊公繼宗

楊繼宗爲郡守、凡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每見必延接款語、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賓席、曰吾爲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同列、

世不難有此賢太守、難在自任師席、偃然賓主之博士先生耳、

林一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

乃是及訶蘇州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鶚負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不副其所望久而見鶚所處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

此非有識者不能爾

湛禮

湛禮歷官知韶州府韶歲貢藤而産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貢嘗遣隷卒往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敎曰暴橫殃民法

之所禁令能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由是府役至邑皆歛戢不敢肆有已經讞斷復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其罪禮慰遣去約五日來辨覔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能械府役之令固自賢能容械府役之太守尤賢

范涞

范淶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䟦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淶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淶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淶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使范公於聚門相見時、與衆官淼議、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又使范公於出門

後、慶此禮之得復、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今惟行禮而不言其故、其所全於上下之間者甚大、而更妙在於令人不知、

牧津卷之三十八　終